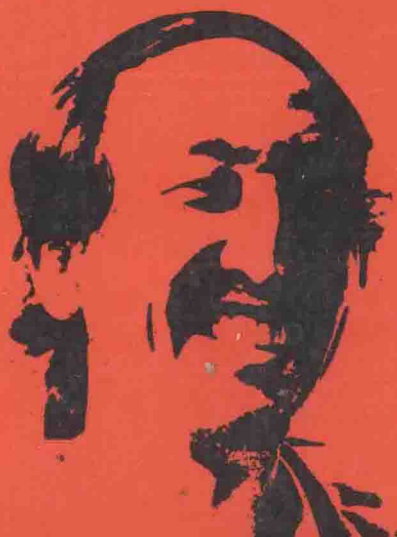


劉連環套

恒

八月叢書

江蘇文藝出版社



連環套

劉恒

江蘇文藝出版社

连 环 套

著 者：刘 恒

责任编辑：张昌华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南京七二一四工厂

787×1092mm 1/32 印张12.25 插页 2

字数：210,000 199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94—2/I·185

定 价：4.6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本书是刘恒最新中篇小说的结集。《连环套》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一起工伤事故给一个家庭造成的悲剧和在亲友中掀起的轩然大波,揭示了严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白涡》描写一中年知识分子婚外恋情及这种恋情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虚证》则通过一系列人生挫折来证明一小人物的自我毁灭的必然性。另有各具特色的《两块心》和《龙戏》。

作品立意深远,文笔娴熟,构思独特。既有较高的艺术性,又有相当的可读性。

目 录

连环套	1
两块心	79
龙 戏	129
白 渦	153
虚 证	262
刘恒小传	385
刘恒作品目录	387

连环套

腊月里都是好天。不冷，没有风。天不灰，也不蓝，白白净净的天色上每日都走过一颗不错的太阳，黄嘟嘟地遗落不少暖意。小河两岸的冰迟迟不见生长。夜间拢不紧，日里就阔敞了河心，任一脉蓝幽幽的溪水似凝似动地流逝。沿河的缓坡上伏着去年的蒿草，熟死的野麦一般丢了生气。岭腰和岗顶的桦木林却昂扬着，在枯山上缀出成方成片的白，与铺天盖地的日光凑成鲜艳的一色。没有风的山谷就一日接一日地宁静着。

远村大柳峪也宁静，静到腊月尾巴上才突兀地活泼起来。村道里上上下下地走着人，远行的是奔赴乡里操办阴历年的吃用，近游的也无非是在供销点、磨房和灶间里转，用心的大抵是个吃字。暖冬把人收拾得很懒散，却个个预备了一副好胃口，都盼着拿嘴过个好节，也盼着在静得很乏的日月里多多

地品出一些味道。小半村的肥猪便因此倒了霉，东一家西一家爆出挨了刀的惨叫，呜呜咽咽，一头比一头吼得响。猪声比人声要生动得远了，那如歌的高音走上山巅，就成了节日里悠远的欢呼。村巷里偶见少年捧了馈赠的下水慌慌地走，那些破裂的心和热腾腾的肝淌着血水，呱呱呱呱颤动，无嘴无眼的东西倒像是欣喜地笑着什么了。成年人则稀稀拉拉地聚在屠宰地界，守着一汪一汪的腥血品烟，挑剔那些四仰八叉的白净尸首，从中延续一种陈旧而美妙的欣赏。吃固然是一喜，杀却是更为难得的欢乐的庆典，乃喜前之大喜了。

阴历年前的大柳峪已经酿足了甜丝丝的血味儿。

窑主陈金标立在村西的小河对岸，看不够溪水里盘旋游绕的那条丈把长的大白蛇，它弯弯扭扭钻向下水头，又被突突地牵到上水头，似无路可遁了。那是一挂塞满了粪便的猪大肠，活了一般戏在一个顽童的手里，竟让窑主看得有些痴呆。童儿领着那长虫往下游去了，小棉窝咔咔地踩着岸缘的冰板，板下的青水打着漩儿追他，咕咕地泄出一串水泡儿。

“下河口有鬼，看吃了你个小崽子！”

“我去喂它呀！”

童儿狠命一抡，那肠子便在水面上溅了一道弧，又刷地埋进去了，窑主笑笑，登上了踏河石。石边的水淌得疾，一束一束地鼓起来，像潜行了诸

多活物。腊月水不凝，真是少见的好天相啦！

陈金标勾着背往村里走，肩上荡着两只冻硬的狗腿。两只大腿一肥一瘦，不是一条狗身上的。在高铺镇集市上讨价还价时他曾戏称那瘦的是根老羊拐，把那外乡贩子足足噎个眼儿绿。

“是我媳妇的腿，你小子买不买吧？”

“赶情是块好肉，拴上！”

“日你妈，我得多要你一块钱。”

“便宜，我随你了。”

窑主不缺钱，图的是个乐子。他是乡野名人，五镇十六村的商客们都知道他，乐意紧巴结，好多掏他几张票子。去年过了麦季开窑，他在这里为手下窑工整割了半扇牛肉，集市上啧啧地论了他一个月。如今县里闹哄哄地灭着狂犬病，把狗打得稀罕了，肉码子已逼住往日里狗鞭的价钱。腊鞭鞭吃不着，吊两只狗腿就成了富足的标志，权当是吊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了。

窑主的脑仁儿里沸着一只锅，壮阳的东西正在煮，热扑扑香喷喷的见油见软，只等他开嘴了。他不想别的事，把全部思想都拥在那块肉上。他想得很仔细，走进村巷后竟没有注意井台上忙着一个奇怪的人物。

“姐夫你回来啦？”

“你……回来啦。”

窑主吃力地咽了一下口水。他首先认出了自家的扁担和水桶，继而认出了桶后立着的那个人。那

人是熟的，口音却生得很，有日子没听到它了。窑主看清了后生那张生了两片厚唇的嘴巴。妻子也有这么一张嘴，上唇压下唇像叠着两枚龙豆角，结实得能在一万个人里把它们认出来。这呆呆木木的人是他小舅子，三秀的弟弟三更。窑主觉得怪。岳父家的人由桑峪大老远跑来做啥？就为乔模乔样地给他担几挑水么？

“三更你啥时候到的？”

“晌午。”

“你姐给你拾掇饭了么？”

“吃了来的。”

“她自己不能挑？累你？”

“我姐做针线哩。”

“噢……我来挑。”

窑主摘了狗腿去拢扁担，让三更闪了。他也不强夺，由三更担了水踢踢踏踏在头里走，自己在后边跟着。小舅子嘴笨，寒暄几句就无话了。窑主也没得问，索性闭了嘴默默走路，在担水人宽厚的背上找他想找的意思。岳父病了么？倘若病了，是缺药钱了么？倘若是借钱，那么到底打算吐个什么数儿呢？窑主想了不少，眼色不伶不俐的，好像肚子里什么地方空了一块，有点儿痛苦。

走到村巷顶端往左拐，见了自家的宅子，坡道尽处的新门楼陡然高在了那里，瞧惯了却还是亮人的眼，怎么端详也不够。窑主刚刚松下心来，三更就给扁担换了肩膀，气喘吁吁地像是有话说。窑主

寻思坏了，来了，要提款子的事了。他几乎咒自己为什么不在镇里住下，哪怕赌一夜钱呢！仔细听听却不是，小舅子嘴里的全不是他脑袋里的，唱的是另一出糊涂戏。

“姐夫，高铺镇咋样了？”

“能咋着，还是那个屌样儿呗！大人孩子憋不住了就掏家伙，乡政府的牌子上都挂了尿。一街柏油算是白铺了，遛牲口都嫌它滑。奶奶的！”

“都说新街上垫了黑油膏子，哪天我也走走去。”

“那街铺了金子也没用，臭得慌。”

“姐夫，我姐说你去镇上寻炮工哩。”

“寻了不是一日了，你才知道？”

三更的喘声变调，笑得发僵。窑主略微释然，一下子就探准小舅子打算干什么了。释然却又归茫然，惊想这打算比讨钱还要来得辣。

“姐夫，寻着了么？”

“二把刀不少，能干的没一个。”

“……那我就放心了。”

“是呵？”

窑主心想你放心不放心关我屁事，你木呆呆的也梦着做炮工么？不把你屌脓水儿炸出来算是便宜。这姐夫装了一心鄙夷，却不露声色。三更用扁担头顶开门扇儿，借顿脚的功夫扭脖子冲后人笑笑，额上甩几颗汗下来。笑得太弱，又巴结又苦，让接它的人都不好意思了。于是也善意地还给一

笑，却因为守得紧，竟露了更深的苦态。

三更把水倾进缸里，又担着桶出去了。窑主用灶间的棚勾子挂了狗腿，欣赏那肉，不拦客也不给脸，像是害怕小舅子的蠢笑再度袭击他。大北屋里的气很热，进门就一暖，但他脸上的冰久久化不开。儿子在做作业，媳妇偎在火炕上锁扣眼儿，三张脸一打照，彼此就不说什么了。近来许多事不顺心，这为夫为父的东西也大了脾气，对窑工和村人还强笑，归了窝却屡屡踹小儿的屁股，儿子不在时也不敢掌媳妇的厚嘴。挨拳脚的知道那颗心不是甜的，都怕他，又帮不住他的忙，就默契地压缩了交流，只盼着事情会一日复一日地有些好转。看他凶硬的眼色，这一回是没啥指望了。他在挎袋里摸呵摸，蛮气得怎么瞧怎么像是在抽一把手枪或一把匕首，掏出来一亮却是五彩塑料皮的铅笔匣。小儿不敢叫，猫似的偎住了他的腿。那软怯的娘们儿借此而大胆地露了笑了。

“见三更了么？”

“让他担水你可好意思？”

“他强担我能咋着他？”

“真不知逞的哪路殷勤，一年也不见来一回。”

“爹要腿脚好也来了。”

“腊月尾巴哪有丈人往姑爷家跑的，他又不欠我。说好了咱三个初四过去，你不是让人捎话了么？”

“说的哩，我爹心里有事。”

“啥事值当这样，倒像是我欠着他了。”

“三更没说给你？”

“说啥？”

“他那张笨嘴有事也说不清。”

“你嘴巧你说说。”

媳妇看看他，吞吐了半晌，又看看他，舌头也蠢得说不清了。窑主隔一道窗户瞥见了什么，狐疑地贴近玻璃，扫来扫去地瞄了瞄。女人的脸在他背后已泛了红。

“那两只鸡不像咱家的。”

“是三只。”

“哪家的？”

“爹给话让年上吃，说柴禾鸡值不了几个钱。不吃就留着下蛋，说你走窑走得辛苦，万不能欠了身子。你看你是多好一个人物了。”

媳妇语调绵绵的，不像是损刮他。她性子温，可往日常在话里打冷埋伏，这会儿她不可能来这一套，八成是替老丈人在舔他的须了。那些母东西是西水种，比本土的柴禾鸡强得远。岳父是惜铁如金的窄汉子，没有几番盘算绝不肯放这路闲血，里面是淹着利息的。

“看它们肥的，吃痛快拉着可不易。”

“你做女婿的说话就不能亲气些？”

“咋亲？我割一块肉下来给他就亲了不是？你给我明说了吧，三更是不是看上了炮工的位子？”

“爹……想让他试巴试巴。”

“他可是那个人！”

“笨是笨些，在乡里修大渠也是点熟了炮的，好歹二十三了，你教给他他能不会？”

“窑里不比明地儿，一走眼就丢命！”

“一百年不死一个，他不怕你怕？”

“你让他上别地儿碎尸首去！”

“好话说给你，咋又急眼？”

“吊上你娘的臭嘴，再烦人我掌烂了你！”

“总有你掌我爹的那天……我也不说啥了。窑上家里你说了算，想妥了给三更一个话，担了水让他滚！我嫁你就是欠你，我爹我弟可欠不着你……”

盯着女人又怯又倔的大嘴叉子，窑主的老拳酥酥地有些发痒。他是文明人，有儿子碍眼，烧得脊梁沟窜火也跳不起脚来。儿子夺走了他的目光，不仔细做功课，倒有板有眼地挖着鼻洞，殄死人！他的视线逮住小兔崽子的屁股，寻思女人再多一句嘴，他就放弓一样踹出去。她却静了，一把一把地摸着眼圈。

三更腾腾地进了院子，脚力很壮，拉个窑车砍个窑柱倒可能是个角色，摆弄炸药无论如何不行。他把井里的水都挑来也不能答应他，若答应就是往井里塞他了。听缸里的水声像是要溢，窑主支楞着耳朵踱到门槛，远远地观看灶棚下的那个忙碌人，猜不透他接下来还要干什么。三更眼力很精，摆齐水桶竖稳扁担的功夫已看中台阶旁的斧子，抓一把

汗脸就嗖地抄住了它，杀气旺盛地奔了墙角。那里窝着一架合抱粗细的柴禾墩子，是棵老杏树的下身，窑主半年里一直试着劈碎它，结果只徒然刻了许多斧迹。三更开始了无望而凶猛的砍伐，咚咚咚震得满院大响，令窑主有些于心不忍。迟疑着要去劝阻，咔嚓一声惨裂已经惊到大柳峪的天上去了。这举止成了一种表演，让看客陡生了烦乱的关切，心境不由变化。

“三更，你砍活儿不赖么！”

“凑合着。”

“歇了吃晚饭。”

“不啦，我拾掇净了走。”

“咋着，你姐夫的饭吃不得？”

“……我爹等我话儿哩。”

“有啥话吃了晚饭细说。不是外人，你跟我客气不着。慢着砸，小心脱了斧头！行啦行啦！”

“我悠着哩！”

力量似乎得了额外的补充，斧声爆成一团，只把长的柴条咔咔地从墩子上剥了下来，块块缕缕不绝。窑主飘动的心稳在了一个地方。

他自棚钩上摘了一只腿，掂着走了几步，发觉手里是肥的，又趲回去把瘦腿换了下来。走到院门再度往回趲，朦朦胧胧地考察那三只外来的母鸡。他有点儿不好意思，闪进门楼和山墙的死角，有意无意地驱逐和等待。终于将一只下蛋的东西逗进了村巷，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捏住它的脖

子，一手鸡一手狗地拎着去了。

老屋踞在坡底，是村落腰儿上的一处窄院子。父亲不在，于乡里中心小学教书的兄长刚刚放了寒假，也不在。嫂子说不清他们何所去，语声淡然，见了窑主手里的拜物仍旧淡然，似乎在抵抗一种布施。窑主没得怪。她为丈夫独自承担老父的身前事而责备分家单过的次子，恐怕将淡至永久。淡归淡，从窑上撒些孝敬老父的钱哪一回不是她先接下的？她淡他不淡罢了，脸淡心不淡罢了……罢了罢了，次子窑主将攥闭了气的母鸡和硬梆梆的狗腿续到灶格子上，蹲在墙根吸净了一支烟，散漫地扯了些有关天景和有关山景的谈话，就拍拍腓土依照自己的琢磨找他要找的人去了。他在村南半里开外的石圈找到了在夕阳里甜蜜打盹的父亲，二十来只山羊公公母母黑黑白白大大小小地在一边错落着，正守着几座石墩子舔上面的盐。父亲反穿了皮袄，华发与那些白毛无异，远看像一只怪而大的老羊，且肥得有些狠了。

羊群很烦躁，似乎有所不足，儿子就拎起父亲脚边的盐袋，往石墩儿上徐徐地添了几许，回首时那双仁慈的皱眼已清醒地问住了他。儿子无端地空虚起来。

“爹，杀了口收圈吧？”

“再杀杀，天暖口轻，短草都吃不动了。”

“年关不剥个仨俩的？”

“尽说个屁话！”

“只放不吃自在了它们了。”

“你爹的乐儿就是这溜孙子。去高铺没绕趟柏峪？你寻炮工寻了一世界，找见谁了？这日子口畜生比人有样儿……去柏峪见着你姑了没？”

“……我怕一日回不来。”

“我的话你没个听！去去能累死你？我早说你姑家大小子在水库打过钻，人也懂事，比外人不强些？你再满世界瞎寻摸，好窑好天气都给你耽误下，看落了老毛雪你拿煤咋个运！随你随你……我有我的羊哩。”

老人的下颏须羊似地撅起来，夺下儿子递来的烟，哆哆嗦嗦地往瘪唇里塞，有出气没进气地竟吸不着。窑主暗问，你的羊？不是我在窑上多挣了几个，不是我周济你盘下这群吃草的肉，你跟着教书匠连根羊毛也别指望呀！但他跟父亲论不着这一层，没有他就没有父亲的宝贝羊，而没有父亲确实也不会有他，所以有些道理不可深论，点透了就非常没有趣味了。窑主还没到自问眼前者谁的地步，他保留着晚辈的怜惜和不灭的孝。

他用六根火柴为父亲点了一支烟。

“五年一回老毛雪，咋那巧今年就瘪了我？”

“我就你姑这一个亲妹子，你得念着她，你！”

“看爹急的，我见我姑夫来。”

“嗨嗨，你姑夫在家里不掌事！”

“他在镇集上贩山药哩。”

“贩回半个子儿他也得给你姑，我那妹子！”
父亲快活了，撼着下巴，又飞快地眨巴眼。

“你把事说给他了？”

“透了些，他喜得不行。”

“这就对了么！”

“就担心我那兄弟人太精，造响的活儿我怕他干不稳当……不是我用心思，越是亲戚越不好伺候。再说我也付不出那么大的工钱了，头里那个西水炮工不就是为这走的，开口一天十二块，他是佛是仙？我日他奶奶的。”

“给几个算几个，家里人咋也好说。”

“开窑时工钱低，亲的近的有哪个来帮我？见炮工油大都抢着抹一把，我偏得变个脸色给人看看。三秀她弟在家里缠哩，过会儿我就撵他走！”

“撵了好，给你姑那边留着。”

“我哪边儿也不留。爹，有些事你不懂，家里亲是亲，窑上鬼是鬼，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脑袋硌屁股就两头不自在了。姑那边的事……要不再掂量掂量？”

“随你咋干，我有我的羊哩！”

“年货我给你放家里了。”

“顾我？顾了你自己吧。”

“老阳儿落了，我替你把羊收了不哩？”

“替我？我的羊用你替我？不识亲的东西！”

老人的思路没有走畅，糊涂地以为是自己受了打击，就辣了舌头，而昏茫的眼却依旧仁慈。儿子